

AGATHA CHRISTIE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死亡终局

李洪波 / 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死亡终局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李洪波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死亡终局

DEATH COMES AS THE END

Copyright Agatha Christie Mallowan 1945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李洪波
责任编辑：夏 凡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刷：贵阳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76 千字
印 张：8.12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15-4/I·1049
定 价：18.00 元

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致 S. R. K. 格兰维勒教授

亲爱的斯蒂芬：

是你最早建议我写一部发生在古埃及的侦探小说，而且，如果没有你的积极帮助和鼓励，这本书就不会顺利写成。

在这里，我想说我是多么喜爱你借给我的那些有趣的文献，并且再一次感谢你花费时间和精力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这本书的写作所带给我的愉悦和趣味你已经知晓了。

你亲爱的朋友

阿加莎·克里斯蒂

作 者 注

本书所描写的情节发生在大约公元前二千年的埃及尼罗河西岸的底比斯。对于这个故事来说，地点和时间并不是主要因素，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将是适合的。但是碰巧这个故事的人物和情节的灵感是来自埃及十一王朝的两三封信。这几封信件是大约二十年前由纽约市立博物馆埃及探险队在勒克瑟对岸的一个石墓里发现的，由巴蒂斯库·顾恩教授翻译后发表在博物馆公报上。因此，我还是以这种方式写出来。

读者可能会有兴趣注意到祭祀捐赠产业——古代埃及文明的一项日常特征——在原则上跟中世纪的为做弥撒而捐献遗产的情况非常相似。财产被遗赠给祭祀业的灵魂司祭，期望他保护遗赠者的陵墓，在每年特定的节日里为陵墓提供祭品，以使灵魂得到安息作为回报。

在埃及文里，“哥哥”、“姐姐”这些词语，一般来说是“情人”的意思，经常跟“丈夫”、“妻子”互换。在本书中，这些说法是被广泛使用的。

古埃及的农历，一年包括三个季节，每个季节四个月，每月三十天，这样就构成了农民生活的背景。在每年年底增加五个闰日，作为官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年历。这个“年”最初开始于埃及尼罗河的洪水泛滥时，按我们的推算，

是七月的第三个星期；但是闰年的缺少使这个“年”经过许多世纪后逐渐落后了，因此，在我们的故事所发生的时间里，官方的新年比农历年早了大约六个月，也就是说是在一月而不是七月。然而，为了使读者不必总是扣除这六个月，在本书中被用作标题的日期是按照农历年的时间来算的。也就是说，尼罗河的泛滥季——七月底至十一月底；冬季——十一月底至三月底；夏季——三月底至七月底。

第一章 尼罗河泛滥季第二个月的 第二十天

雷妮森伫立在那儿凝望着尼罗河。

她能够隐约听见远处两个哥哥——亚莫斯和索贝克——高声争论某处的堤防需不需要加固的声音。索贝克的声​​音跟往常一样高亢、自信，他有轻率断言自己观点正确的习惯；亚莫斯声音低沉，嘟嘟囔囔的抱怨语气，表现出迟疑和焦虑。亚莫斯总是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之中，他是长子，当父亲离家到北方的庄园去时，农田的管理权便多多少少地落到他的手中。亚莫斯迟钝、谨慎，并且有自寻烦恼的倾向，他是一个身材笨重、动作缓慢的人，没有索贝克那种欢乐和自信。

记得从小时候起，雷妮森便听惯了她这两个哥哥用完全不同的声调争论。这突然给她一种安全感……她又回家了，是的，她已经回家了……

然而，当她再次望向那苍茫而波光闪烁的河面时，反叛和痛苦感又一次升腾。凯依，她年轻的丈夫，死了……满面笑容、双肩结实的凯依。凯依和冥府之神在死人王国里——而她，雷妮森，他心爱的妻子，被孤单地留下来。他们在一起八年了——她跟他走时只比小孩子大一点点——而现在，她成了一个寡妇，带着她和凯依的孩子泰蒂，回到她父亲的家。

在这一刻，她感觉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

她喜欢那种感觉……

她会忘掉那过去的八年——那些充满不可思议的快乐的岁月，那些被失落和痛苦所撕裂摧毁的时光。

是的，忘掉它们，将它们从她的记忆中抹去，再次成为雷妮森，灵魂祭司英贺特的女儿，不用思考、无须感受的女孩。对丈夫的爱是残忍的东西，它的甜蜜蒙蔽了她。她记得那强健的古铜色肩膀，那充满笑意的嘴——现在凯依全身已经被涂满香料、缠满布条，在护身符的佑护之下，走在前往另一世界的旅途之中。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凯依泛舟尼罗河上，在阳光下欢笑、捕鱼；再也见不到她舒适惬意地躺在船里，小泰蒂坐在她膝上，回过头冲着他笑……

雷妮森心想：“我将不会再想起这一段生活；这一切已经结束了！现在我回到了家里，所有事情都跟原来一样。我，也会跟原来一样，一切都跟从前一样。泰蒂已经忘却了，她正在和别的孩子一块儿玩闹、嬉笑。”

雷妮森突然转过身，朝着回家的路走去，途中她遇到许多载货的驴子被赶往河岸。她经过谷仓和外屋，穿过大门走

进了庭院。在庭院里她感到非常愉悦舒适，有一座人工湖，四周环绕着盛开的夹竹桃和茉莉，无花果绿树成荫。泰蒂和别的孩子正在那儿玩，声音尖锐、清晰。他们正在湖边的小亭子里钻进钻出，雷妮森发现泰蒂正在玩一只通过拉线嘴巴便可以一开一闭的木头狮子，那是她小时候非常喜爱的一个玩具。她又一次高兴地想到：“我回到家了……”这儿什么都没变，所有东西都跟从前一样。这里的生活是安全、稳定、持久不变的。泰蒂现在是这里的孩子，而其母则是封闭在院墙之内的母亲之一——然而这些事情的结构和本质，却是不变的。

孩子们正在玩的一个球滚到她脚边，她捡起来扔回去，笑了。

雷妮森继续走进有着色泽亮丽的柱子的门廊，经过它走进屋子，穿过有着色彩鲜艳的荷花和罂粟花图案的中楣的中央大厅，走到庭院后部的妇女活动区。

高亢的声音撞击着她的耳膜，她暂停了脚步，愉悦地品味着这熟悉的声音。莎蒂彼和凯依特——跟往常一样在争吵着！莎蒂彼那令人记忆犹新的声调，高昂、跋扈、充满威胁。莎蒂彼是她哥哥亚莫斯的妻子，一个高大、精力旺盛、大嗓门的女人，俊俏中带着严厉，颐指气使，永远在制定规则，喝斥仆人，到处挑错，完全靠漫骂的力量和个性去完成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每个人都害怕她的声音，飞跑着去执行她的命令。亚莫斯本人也非常钦佩他果敢而富有生气的妻子，尽管他任由她欺凌的样子经常使雷妮森感到极为愤怒。

在莎蒂彼尖利的话语停顿的间歇，可以听到凯依特平

静而固执的声音。凯依特是一个面孔宽阔平板的女人，英俊快乐的索贝克的妻子。她全身心地为子女奉献，很少想到或谈到其他任何事情，她以平静、不屈不挠、固执地重复她最初所说的话这一简单策略来对付妯娌之间的日常争吵。她显得既不狂热又不冲动，除了她自己之外其他的一概不作考虑。索贝克极为依恋他的妻子，总是很爽快地把自己的所有事情都告诉她，他知道这是非常妥当的。凯依特会表现出认真倾听的样子，适当地表示赞成或者不赞成，随后就把一切烦人的事情忘掉了，因为她的心思确实已经被一些跟孩子有关的问题占满了，任何时候都是这样。

“这是一种侮辱，我说的，”莎蒂彼大声叫嚷，“如果亚莫斯还有像老鼠那么一点儿血性的话，他将一刻也不能容忍！当英贺特不在家的时候是谁掌管这里的一切？亚莫斯！而作为亚莫斯的妻子，我有优先挑选这些编织衬垫和靠垫的权利，那块黑奴编的海马图案的垫子应该……”

凯依特凝重、深沉的声音插进来：“不，不行，我的小宝贝，不要咬你的洋娃娃的头发。看，这儿有个好东西——一颗糖——噢，真好……”

“你，凯依特，真没有礼貌，你甚至不听我说的话——你不回答——你这种态度太恶劣了。”

“这块蓝色靠垫一向就是我的……噢，看看小安可——她正试着走路……”

“你跟你的孩子一样愚笨，凯依特，而且这说明了很多问题！可是你不能像这样就算完了。我会拥有我的权利的，我告诉你。”

雷妮森被背后悄悄的脚步声吓了一跳，她惊恐地转过身，看到赫妮那女人站在她身后，一种熟悉的厌恶感油然而生。

赫妮瘦削的脸像往常一样扭曲，半带着谄媚的微笑。

“一切都没有大的改变，你会这么想，雷妮森，”她说，“我不知道我们都是怎么忍受莎蒂彼那些话的！当然，凯依特可以反驳她。我们有一些人却没有这么幸运！我知道自己的地位，我希望——而且感激你父亲给我房子、食物和衣服。啊，你父亲他是个好人。而且我总是尽我所能去做一些事情。我总是在工作——在这儿帮一下在那儿帮一下——并且我从不期望感谢或者感激。如果你亲爱的母亲还活着，那将会有所不同，她欣赏我，我们像姐妹一样！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好了，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并履行了对她的诺言。‘照顾这些孩子们，赫妮。’她临死前这样说，而我是讲话算话的。为你们大家做牛做马，我从未想过要你们感谢，既没有要求也从未得到过！‘只不过是老赫妮，’人们说，‘她不算什么’。没有人为我着想，为什么他们应该谢我？我只不过尽力而为并且对他们有所帮助，如此而已。”

她像鳗鱼一样从雷妮森的手臂下溜过去，进了内室。

“关于那些靠垫，你要原谅我，但我碰巧听到索贝克说——”

雷妮森走开了。她往日对赫妮的厌恶感又涌上心头。奇怪他们都那么讨厌赫妮！讨厌她不停地诉苦发牢骚，讨厌她持续不断的自怜以及为争论而煽风点火时那恶意的窃喜。

“噢，算了吧，”雷妮森想，“为什么不呢？”她设想，这可能是赫妮自娱自乐的方式。生活对她而言一定是死气沉沉

的——的确，她像一个苦力一样工作而从未有人感激过她。你无法感激赫妮——她如此固执地标榜自己的价值，以致使你可能的感激之情都一扫而光。

雷妮森想，赫妮是那些命中注定要把自己奉献给别人却没有人奉献给她的人之一。她的容貌不足以引人注目，而且又有些愚蠢。然而她又总是知道什么事情正在进行当中。她悄声走路的方式，她敏锐的耳朵和锐利的眼睛使得没有什么事情能长久地瞒过她。有时候她会为自己知道的事情而沾沾自喜——有时候她一个接一个地到处跟别人耳语，然后站在后面高兴地观察她的悄悄话的结果。

这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时请求英贺特把赫妮摆脱掉，但英贺特从来都不答应。他可能是惟一喜欢她的人。而她用来回报他的庇护的那种过分的奉献，令其他的家人感到非常恶心。

雷妮森站着犹豫了一会儿，听着她的两个嫂嫂越来越激烈的吵闹声——赫妮介入后煽风点火的结果。然后她缓缓走向她祖母依莎的小房间。依莎独自坐着，两个小黑女奴在服侍她。她正忙着检查她们展示给她的那些亚麻布衣服，并用一种颇具个性的、友善的方式责备着她们。

是的，一切都是老样子。雷妮森站在那儿听着，没被人注意到。老依莎身体佝偻了一点儿，如此而已。但她的声音仍是如此，所说的那些事情也丝毫未变，就像八年前雷妮森离家时所记得的一模一样……

雷妮森又悄悄地溜了出去，老妇人和两个小女奴都没有注意到她。雷妮森在敞开的厨房门边停留了一会儿，一股

烤鸭的香味，一阵谈笑责骂声，全都同时涌了过来；一大堆蔬菜正等着处理。

雷妮森静静地站着，双眼半睁半闭。从她站的地方可以同时听到许多声音，厨房里丰富变奏的嘈杂声，老依莎高亢、尖锐的声音，莎蒂彼刺耳的声调，以及凯依特非常细弱、较为深沉的、持续的女低音。各种女人的喧哗声——聊天、说笑、抱怨、责骂、惊叫……

被这些固执、喧闹的女性所包围，雷妮森突然感到一阵窒息。女人——嘈杂、吵闹的女人！满屋子的女人——从不安宁，从不和平——总是闲聊，惊叫，只说——不做！

而凯依——凯依安静而警觉地在他的船上，他的全副心思都贯注在他即将投矛而刺的鱼身上……从来没有这种喋喋不休的喧嚣，这种忙乱，这种持续不断、无休无止的大惊小怪。

雷妮森飞快地再次走出屋子，投入到温暖、清亮的宁静里。她看到索贝克从田里回来，同时远远看见亚莫斯朝着墓室走去。

她转身踏上通往墓室所在的石灰岩断崖的小路，那是伟大高贵的梅里普塔的坟墓，而她们的父亲是管理维护的祭司，所有的庄园和土地都是这祭祀产业的一部分。

当她父亲不在家时，司祭的责任便落到她哥哥亚莫斯身上。雷妮森沿着陡峭的小路慢慢地往上走，当她到达那儿时，亚莫斯正在坟墓祭室旁边的小石室里，跟她父亲的商务、事务代理霍里磋商着什么。

霍里的膝上摊着一张草纸，亚莫斯和他正俯身看着。

当她到达时亚莫斯和霍里都对她微微一笑，雷妮森坐在他们附近的一片阴影里。她一直非常喜欢她哥哥亚莫斯。他对他温柔关爱，并有一种温顺、友善的气质。霍里对小雷妮森也一直很好，有时候还帮她修理玩具。她离开这里时，他是个庄重、沉静的年轻人，有着灵敏、慧巧的双手。雷妮森心想，尽管他看起来老了一些，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他给她的庄重的微笑如同她心中所牢记的一样。

亚莫斯和霍里正一起默默低语：“小伊比有七十三蒲式耳大麦……”

“那么总数是小麦二百三十，大麦一百二十。”

“是的，不过还有木材的价钱，以及在珀哈用农作物换来的油……”

他们的谈话在继续。在男人们的低语声中，雷妮森满足地坐着，懒洋洋地昏昏欲睡。稍后，亚莫斯站起来离开了，把那张草纸卷成一卷交还给霍里。

雷妮森在一种友好的沉寂中坐着。

过了一会儿，她摸了摸那卷草纸，问道：“这是我父亲寄来的吗？”

霍里点了点头。

“他说了些什么？”她好奇地问道。

她打开草纸卷，注视着上面那些对未受过文字教育的她来说毫无意义的符号。

霍里微微一笑，俯下身来，在她肩头一边念一边用手指点着。这封信是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职业书信家用华丽的文体写成的。

庄园的仆人，英贺特主祭对你们说：

祝愿你们身心健康、长命百岁，愿海里沙夫神、赫拉克勒波力斯以及众神都保佑你们，愿普塔神使你们一生都心情愉悦。儿子对母亲稟告，灵魂司祭对他母亲依莎说，您好吗？是否平安而康健？对全家说，你们好吗？对我的儿子亚莫斯说，你好吗？是否平安而康健？充分利用我的土地，尽你的最大努力，埋头苦干，你知道，如果你勤勉，我将为你而赞美天神……

雷妮森笑了：

“可怜的亚莫斯，我确信他工作够卖力了。”

父亲的训诫使她眼前浮现出他的生动形象——他的自负、有点儿大惊大怪的态度，他那持续不断的告诫和教诲。

霍里继续念道：

尽心照顾我的儿子伊比，我听说他非常不满。也须注意要莎蒂彼善待赫妮。记住这些。不要忘记来信告诉我麻布和油的事情。保护我的谷物的收成——保护我的一切，因为我要你负责。如果我的土地遭受洪水，你和索贝克将会受难。

“我父亲跟以前一样，”雷妮森高兴地说，“总是认为他不在家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做不好。”

她让那卷草纸从手中滑落，又轻柔地接着说：“一切都是老样子……”

霍里没有答话。

他拿起一张草纸开始书写。雷妮森懒懒地看了他一会儿，她感到很满足，不想再说什么。

慢慢地，她梦想般地说：“懂得怎样在草纸上写字该是多么有趣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每个人都学着去写？”

“没有必要。”

“或许是没有必要，但那总归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你这样认为？雷妮森，这对你会产生什么不同？”

雷妮森考虑了一会儿，慢慢地说：“你这样问我，我倒真的不知道，霍里。”

霍里说道：“目前来说，一大片庄园只需要几个书记员就够了。但我想象着那一天总会来临，全埃及将会拥有大量的书记员。”

“那将是一件好事。”雷妮森说。

霍里缓缓地说：“我并不这么确信。”

“为什么你不这么确信？”

“因为，雷妮森，要写下十蒲式耳大麦或一百头牛或十亩小麦是如此容易，不费吹灰之力——而被写下来的东西就好像实物一样，因此动笔的人就会轻视那些耕田、收割、养牛的人——然而所有的这些田地和牛是真实的——它们不只是草纸上的墨迹而已。而当所有的记录和草纸卷被销毁，书记员被驱逐时，那些劳作、收割的人会继续存在，而埃及也会仍旧存在下去。”

雷妮森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她缓缓地说：“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有那些你能看到、摸到、吃下去的东西才是实

在的……仅仅写下‘我有二百四十蒲式耳大麦’没有任何意义，除非你有这些大麦。一个人可以写下谎言。”

霍里注视着她严肃的面容，微微一笑。雷妮森突然说：“你帮我修理玩具狮子——很久以前，你还记得吗？”

“是的，我记得，雷妮森。”

“泰蒂现在正在玩它……还是那只猴子。”

她停顿了一下，真诚地说：“当凯依到冥府去时，我很伤心。但现在我已经回到家了，我会再度快乐起来，忘掉——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老样子，什么都没改变。”

“你真的这样认为？”

雷妮森敏锐地看着他。

“你是什么意思，霍里？”

“我的意思是总会有一些变化，八年毕竟是八年。”

“这儿什么都没变！”雷妮森自信地说。

“或许，然而应该会有变化的。”

雷妮森尖声说道：“不，不，我想要一切都是老样子。”

“但你自己就已经不是那个跟凯依一起离去的雷妮森了。”

“我是！或者如果不是的话，我也会很快再是。”

霍里摇摇头。

“你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雷妮森，就像我这份计算，我拿出一半，再加上四分之一，然后是十分之一，然后是二十四分之一——到最后，你看，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数目。”

“但我仅仅是雷妮森。”

“但雷妮森时时刻刻都有东西加上去，因此她总是一个